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19.04.011

李白的创作品性与文化价值

程宏亮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李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创作方法的典型性、诗歌语言的示范性、文化现象的审美性等,均是李白创作品性的重要内容。基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认知李白文化的形与神,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李白;理论创新性;创作方法典型性;语言示范性;文化审美性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9)04-0049-06

On the Li Bai's Creation Character and Cultural Value

CHENG Hong-liang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Li Bai's poetry theory, the typicality of his creation method, the demonstration of his poetry language and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his cultural phenomenon are all important contents of his creation characte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it is of certai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form and spirit of Li Bai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Li Bai; the oretical innovation; the typicality of creation method; language demonstration; cultural aesthetics

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杜甫、韩愈、白居易均不吝鸿词对他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予以颂扬。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白居易《李白墓》)

李白自横空出世以来,深受社会瞩目,他的诗仙形象与精美作品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广泛传播和不断阐释,逐渐形成个性鲜明、格调昂扬的李白文化现象。当下,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如何挖掘李白文化资源并使其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已成为李白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重点探讨李白的创作品性,也力图从一定的角度对李白的文化价值有

所揭示。

关于“创作”一词,包含着动词性与名词性两种属性,既指李白的写作行为,也指李白的作品风貌。李白的写作方式与技巧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李白作品的内涵特质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主要从李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创作方法的典型性、诗歌语言的示范性、文化现象的审美性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李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

有唐之初,清革晋宋以还(尤其是齐梁时代)文风之弊,逐渐成为文坛建设的重要话题,陈子昂肩负时代重任,扛起了诗歌革新大旗,对文坛颓靡诗

收稿日期:2019-10-20

作者简介:程宏亮(1969-),男,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秘书学研究。

风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1]（《修竹篇并序》），并力主“风骨”与“兴寄”，倡导学习汉魏诗歌优良传统。陈子昂的理论与实践，对于阻遏齐、梁颓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导引了方向。李白顺应其声，继陈子昂之后，更加有力地举起诗歌革新大旗，提出了崇尚自然清新的诗歌理念。

李白的诗学观念，既有集中的表达，也有散见于诗歌作品中的只言片语。如其《古风》（大雅久不作）即集中表达了诗人的诗学主张。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2]87}。

考察这首诗并结合古今诗论家的一些观点，可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以诗歌的语言与逻辑，解说了以《大雅》为代表的《诗经》儒学传统逐渐衰变的诗歌演变史，内隐着诗人的批判意识与诗学倾向。“大雅久不作”一句，概括了诗歌正统流变的历史过程。李白指出：以《诗经》为代表的“大雅”（“雅”为“正”的意思，或可视其为儒学之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历经春秋战国而至两汉，遭遇社会动乱的冲击和文人创作实践之偏离，“正声”（以《大雅》为代表的《诗经》传统）趋于“微茫”，诗歌之发展虽经历“废兴”，然诗歌之最高典范即“宪章”却已沦落；建安之后历经多朝以至于隋，文学“绮丽”之风盛行，这些均不值得推重。李白之前，陈子昂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1]（《修竹篇并序》），此处的“文章”即指体现儒学精神的风雅作品等，“五百年”指建安之后的西晋至唐初，“道弊”即衰败之意。李白认同陈子昂的判断，以“绮丽”呼应陈子昂之“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同时，李白将《诗经》风雅精神的衰颓推远至春秋时代，即“王风委蔓草”现象出现时期，此比陈子昂界定大雅精神的蜕变至少要早七百年以上。“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在这四句中，李白对举阐述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勾勒出战国至汉朝风雅正声衰变过程中的“废兴”起伏现象，指出骚体与赋体出现

对风雅传统的变革与影响，具有历史感、过程感和曲折感。李白指出，战国时代风雅正声趋于微茫，于是抒发哀怨的楚骚兴起。需指出的是，李白对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是肯定的，没有贬斥之意。李白《江上吟》之“屈平词赋悬日月”句也足以佐证。至于“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两句，后之学者多认为这是李白对扬雄与司马相如等赋体作家的指责，笔者以为非是。其实形成歧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扬马激颓波”中之“激”字？若据现代汉语常意，释为“激发”意思则指批判；若类比成语“激浊扬清”，将“激”解释为“阻挡水流”且具有“冲击、撞击”之意，则是肯定扬雄、司马相如的文学功绩。笔者以为李白诗歌的文意在于肯定，如此，既与诗中“废兴”之“兴”字顺应，也与扬、马在文学史上的实绩相符合。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李白对《诗经》之后诗风流变态势、特点与规律的把握，发人之所未发，超越了陈子昂等前期诗论家们的视野，具有创新性发明之功，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世研究者所忽视。

第二，李白鲜明地提出了追求“清真”的诗学主张。李白之“清真”理念，已得到诗学理论界普遍关注，均认为具有显著的创新之见。李白“清真”诗学理念的内涵何在？自字面意思理解，当为纯真、朴素、自然的意思。李白提出崇尚清真的艺术理想，与他对六朝艺术成果及其清丽诗风的汲取密切相关。结合李白的有关诗句，或可有深切的感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①），前句盛赞李云，推许汉魏风骨；后句以谢朓自比，对六朝清丽之风表达钦羨。“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佐明见赠五云裘歌》），同样表明李白对谢朓清新诗风的膺服与吸取。清诗论家王士禛认为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3]327}，或颇能说明问题。李白对谢灵运、谢惠连也很喜爱：“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送舍弟》），“昨梦见惠连，朝吟谢公诗。东风引碧草，不觉生华池”（《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昭》）。另外，李白对江淹、鲍照、阴铿等诗人的清丽诗风同样欣赏。李白对谢朓等人的追慕与其“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评价并不相悖，因为他批判

① 凡文章中未注明作者的诗文，均为李白所作，皆引自《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的是绮丽侈靡的文风,而并不贬低有价值的艺术成果。李白能秉持取精华、弃糟粕的批判精神,相较于陈子昂,则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性

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融庄、屈为一体,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李白之前,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有两种类型,一为庄子式浪漫,一为屈原式浪漫,两种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特征差异甚大。庄子《逍遥游》:“《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4]3}又曰:“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4]5-6}又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14}“逍遥游”指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自在的活动,庄子借“大鹏”之譬喻,意在阐发道家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坐忘”境界(“无己”“无功”“无名”),以摆脱现实束缚,进而实现精神上的自在遨游,文中的“大鹏”遂成为庄子自由精神的象征。庄子本人不愿从俗,追求绝对自由,抗争礼法,藐视权贵。他的文章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思奇特,境界雄阔;行文变化莫测,文风汪洋恣肆。

《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为实现美政理想,借神话传说以驰骋想象。抒情主人公“驰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调遣曦和、望舒、飞廉、鸾皇、凤鸟为己所用,“上下而求索”,多次实施“求女”行动,虽未能如愿,然绝不苟且,决计“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忠于祖国,品行高洁;坚持理想,疾恶如仇;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他的作品表现理想追求,想象特异,瑰丽神奇,开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

李白时代,诗歌呼唤创新,简单重复庄、屈传统难以走出困境而创造新的诗歌风貌。李白的诗歌既表现“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的政治理想,也表现向往“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逍遥自在;既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耿耿忠诚,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愤世嫉俗;既有“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高爽豪

迈,也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悲怆孤愤。总之,李白的个性极其复杂,多元性格要素形成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此也成为他能够融合庄、屈浪漫主义传统的心理机制,正如龚自珍《最录李白集》所评:“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5]李白之所以能形成兼容庄、屈而又自成一家的浪漫主义风格,与其能够多元汲取众家之长密不可分,他既注重学习汉乐府民歌,也十分青睐魏晋、南北朝优秀诗人的作品,诸如魏晋之曹植、阮籍,南北朝之庾信、鲍照、阴铿、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等,均是其师法的对象。

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其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征鲜明地体现于诸多方面,或如:强烈的主观色彩;澎湃的激情;奇特的想象;惊人的夸张;清新明丽或豪逸俊爽的语言等。李白选取多种题材,并融入浪漫主义精神,形成了诸多特点,或如蔡守湘《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所言,李白诗歌具有“豪放昂扬、狂傲不羁”^{[6]381}“迷离奇幻、璀璨瑰丽”^{[6]381}“飘逸浑茫、灵动浩渺”^{[6]387}“清丽洒脱、感伤纯情”^{[6]393}等特点。

李白的浪漫主义传统对古代的文学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有唐之韩愈、李贺,宋代的苏轼、辛弃疾、陆游,明代的高启、杨慎,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均沾溉其惠而获益匪浅。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对现当代诗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毛泽东、郭沫若的诗词创作均善袭用李白精粹而化出新意。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对当代文化普及所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学界、政界、商界、文化传媒界读李白、谈李白、引李白、写李白俯仰可见,蔚然成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明月意象曾使无数儿童心旌荡漾;“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其二),已成为阐释中国酒文化精神的经典素材;“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想落天外,激荡人心,为奋进新时代撞击出无限的想象力、创新力!

三、李白诗歌语言的示范性

李白遣词造句,遵从古汉语规则,顺应唐人语言规范,但又能适度予以新变。其千首(篇)作品,言语系统完备,个性特色鲜明,语汇丰富,修辞精

彩,法度谨严又张弛自如,为时人和后人树立了语用典范,使人有样可采,有度可依。在此,从语汇角度谈一谈李白语言的示范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或能一语道破李白诗歌的语言特色。该诗句原是李白赞扬韦良诗歌的评语,古今学者一致认为此句也是李白对自我语言特色的概括。杜甫曾对李白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进行了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庾信、鲍照语言都有清绮明丽的特色;阴铿诗风,宋代诗论家韩驹则以为“清丽简远”^[7](韩驹《题阴铿诗》)。这些诗学评价,兼取而用之于李白,实为妥帖。

(一)李白诗语,真率自然,清新朴实,感情充沛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些诗句自然放达、坦诚率真,直抒壮志豪情。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其一);“鸚鵡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鸚鵡洲》)。这些诗句从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清新明朗,天然朴实,饶有情趣。诗语虽简约浅明,但并不肤浅随意,细究之,可见诗人遣词精工、造语深刻,有力透纸背之震撼力量。

(二)李白诗语,凝练精致,言近韵远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秋浦歌》其十四),诗句描写冶炼工人劳动的场景,动词“照”和“乱”看似平常,一经炼入诗行,冶铁场面顿时生辉,场面动态栩栩如生,人物情态亲切可感。“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一作‘至此’)回”(《望天门山》),有些版本易“直北”为“至此”,专家们也多以为“此”比“北”好,用“此”虽不能明示长江在此转北的地理方向,但注入了丰富的诗意,如“此”字发音的力度、诗人“自我”的存在、视野聚焦的情状、长江巨流的能量、雪浪滔天的情态等均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而用“北”字则难以表达如此丰厚的意蕴。

言近韵远与遣词炼字的精致密不可分,而与典故的化用也多有关联。例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乍读此诗,只觉诗意简单明了,若深挖字词的文化内涵,或会发现诗意丰厚、韵味悠远。“黄鹤楼”是分别地,传说仙人子安尝乘鹤过此,联系典故,人神相映之浪漫气息十分浓郁;“烟花”,形容广陵柳絮如烟、春花烂漫,或也暗示广陵素有烟花风流之声誉,难免使人浮想联翩;“西”,不仅表明方向,结构上也紧扣下游扬州;“下”表明长江流势,也显示舟行速度轻快;“孤”表明形单影只,深寓别愁;“流水”是实有之象,更是表达情感的象征意象,“流水”“孤舟”存现于开阔的“碧空”之下,尤显友情的深厚与别愁的悠远。又如:“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九日龙山饮》)此诗所用意象并不繁盛,所创造的意境却不疏空,具有疏朗隽永的意境美感。“九日”“黄花”不只表明特定时间与景物,尤在于书写与重阳节有关的文化内涵;“风落帽”不只是表现风吹帽落的自然情状,更当能体现“孟嘉落帽”之处变不惊的魏晋风度;月下人舞,不只是兴致所至的手舞足蹈,尤当能显现特色鲜明的“白紵歌舞”;“逐臣”二字凝重而意深,诗人“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济苍生”(《梁园吟》)的责任感,对君王披肝沥胆的忠诚,一生不遇之感慨,尽寓其中,“逐”字千均,堪为诗眼。

(三)李白诗语,时或错落有致,浑合多姿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前四句语悲而愤,三字一句,整齐紧凑,节奏急促,铿锵有力;后两句为流水对句型,行云流水,豪爽俊发。前后六句连接,易整为散,又形成表意灵活、纵放自如的散文化言语特色。“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前两句为悲愤之语,后四句则又呈现明显的潇洒之风,通过语词快速链接,使不同情绪特征的言语自如转接、融为一体,从而使诗人起伏动荡的心绪状态得以充分表达。“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前两句为口头语,后两句则为典雅的书面语,在此雅俗融通,自然而不觉唐突,白描勾勒与精细描绘,交相辉映,尽得其宜。

总之,李白“自然白描、朴实真率”^[8]的诗歌言语系统具有典范性指导价值和意义。古往今来,李

白诗文的遣词之法、用语布局都是后人“取法乎上”的学习范式,一代代读者都乐于从李白诗文的言语系统中获取滋养,或挖掘语汇材料,或取法遣词技艺,或获取塑美经验。在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快餐化组合语料、碎片化表达语意或有意无意地戕害着语言组织和写作本身,如何避免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弱化?发挥文学经典的示范引路功能当是一条重要途径,李白诗文的言语系统,无疑就是供给今人素材、范式与经验的经典宝库。

四、李白文化的审美性

李白其人其作,具有认知作用、价值判断作用,也具有强烈的审美作用,契合读者心灵,使人愉悦舒畅!

(一)李白的出处行藏及其诗文,易于唤起人们的审美体验

李白的出处行藏及其笔下勾勒的心路历程是真实性和理想性的交融,也是崇高性和悲剧性的统一,蕴含着美的因素,易于唤起人们的审美体验。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云: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是李白的奋斗纲领和人生终极目标,学术界一般将其概括为“功成身退”,既能表达现世情怀,又能体现传世业绩。“奋智”“辅弼”是古代士人真实的奋斗实践;“事君之道”“荣亲之义”则是士人忠君、孝亲的真实世俗目标;“海县清一”是远大的政治目标,是“现世”的成功理想,又是“传世”的理想业绩;“申管、晏之谈”是理想的功业期待,“浮五湖,戏沧州”是传世的美名佳话。诗人的奋斗目标直奔壮大理想,充满崇高感。诗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崇高目标。然其人生并不顺达,屡遭重创,如“赐金放还”、“从璘系狱”、“流放夜郎”(中道遇赦)、“晚年从军未果”等现世性的追求与结果,均是其人生中的一幕幕悲剧。再将其身世浮沉置于“安史之乱”的时代悲剧中审视,则可知李白的崇高性和悲剧性都是时代的典型表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该

诗是诗人理想心曲的自陈和悲剧人生的总结,易于使人产生悲鸣。读者或悲慨李白追求行为本身的正义和伟大,或悲嗟李白不遇人生之社会必然存在,或悲叹诗人屡遭打击而绝不言弃的坚韧情怀!由此可见,悲鸣中充斥着悲剧性特质,但也闪烁着崇高性光芒!

李白积极向上的现世情怀跨古至今,正契合着今人的心灵感受,今人多能在诗人身上找到精神对应与撞击触点。李白浮沉起落的经历往往与当代人的追求行迹多有相似。兴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苦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时光感慨——“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李白的种种情绪,均易刺激今人衷肠而产生心理上的古今共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四句意指归隐,李白所怀有的因失落而逃避的心理与今人挫折期的心态也多有暗合,但李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功未成而身终不退(偶有林泉之隐也只是权宜之计)。这种世俗性与理想性融合的矛盾心态,在当代人身上也较为普遍,易于激活人们的美感经验。(二)李白的生死传说、明月境界富于浪漫,易于触动人们的审美情怀

“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2]1443}(李阳冰《草堂集序》)“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2]1462}(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是李白诞生传说的两则文献记载。太白星,民间早已赋予其超世绝伦的天才品格,将李白的出生与其结合,反映了人们对突出智慧、杰出才能的渴望,这是一种期待成功的心理结构,揭示出人们崇尚才能的审美期待。李白传奇的经历和精美的诗歌给予唐人以充分的美感享受,也给予今人以强大的审美震撼。

关于李白“捉月”溺江的传说,记载甚多。王琦《李太白年谱》载:“《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2]1612-1613}宋梅尧臣《采石月赠郭功甫》:“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宋郭祥正《采石渡》:“骑鲸捉月去

不返,空馀绿草翰林坟。”明月世界是李白诗歌中的典型境界,明月是触发才情的媒介,月辉是任情挥洒的自由之光,明月是天涯情深的见证,明月更是澄澈理想与永恒存在的化身。后人读出了李白诗歌中的明月之美,深切感受到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剧之痛,也在反复吟咏和不断咀嚼中体味着明月意象的不朽价值,从而获得了身心的愉悦与满足。人们积极传播“捉月”的传说,或在于借江河的亘古流动来譬喻诗人的不朽灵魂,或在于用生动的“捉月”故事来激发人生积极向上的态度。因此,明月也就成为传播李白文化精神的审美化身。

李白生命之旅起于“长庚入梦”,终于“捉月”神话,神秘而来,仙然而去,自天入地,首尾圆合,从而完成了栖居天地、辉映千春的生命行程。这种首尾呼应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如团圆的心理结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出历代读者超越平凡、追逐自由、追求圆合等审美心理。今人与古人跨越时空进行对话,其共通的美感经验一脉承传。

(三)李白怀有多元化理想崇拜,易于激发人们的塑美动机

其一,崇拜旷世英雄。吕望、鲁仲连、伯夷、叔齐、苏秦、李广、诸葛亮、周瑜等都是催其奋进的理想楷模。“鲁连及夷齐,可以躡清芬”(《感兴八首》其七),是对鲁仲连、伯夷和叔齐的赞美;“自比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自比管仲和诸葛亮,抒发远大抱负。其二,崇拜杰出文人。“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表示对屈原的膜拜;“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表明仰慕谢朓的清新风格。其三,崇拜儒学精神。“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表明绍述孔子之志而泽惠后世的崇高愿望。其四,崇拜庄子仙道。自比“向九万而迅征”“鼓奔飙而长驱”(《大鹏赋并序》)的大鹏,且终其一生。其五,崇拜纵横家理想。“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表现李白对行侠行为的自豪。其六,尊崇佛性。“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表明礼佛之信仰。其七,尊崇酒神精神。“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阳歌》),表达李白钦羨酒酣之乐;“黄金白璧买歌笑,

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借用阮籍典故抒发其对自由和勇气的向往。其八,尊崇大自然。“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勾勒出金陵城外江山风光;“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总括了李白一生钟情于大自然的情怀。其九,尊崇人间温情。“此肠断,彼心绝,云鬟绿鬓罢揽结,愁如回飙乱白雪”(《久别离》),表达出诗人对其妻许氏的深挚牵挂;“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寄东鲁二稚子》),表达出诗人对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的彻骨思念。以上种种理想崇拜,合乎社会、自然之真,反映人性伦理之善,因而具有了美的内涵,反映出李白心目中之人物美、信念美、山水美以及人情美等内容,这些与今人的理想愿望多有相似,易于激发人们的塑美动机和豪情壮志。

基于上述几点,可以说李白形象及其作品的审美性价值,对于涵养今人情怀、激发奋斗意志,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五、结语

李白的诗学主张、创作方法、作品特点等,内容丰富,多姿多彩,今人很难系统地、全面地予以把握。笔者所作的考察,也只是一鳞半爪。要之,李白提出自然清新的诗歌主张较之陈子昂诗学理论又前进了一步,具有创新性意义;李白之所以能兼容庄、屈的浪漫主义传统而又自成富有个性化的浪漫主义风格,与其多元化汲取前辈作家之特长密不可分;李白的诗歌语言特色明显,诸如真率自然、清新朴实、遣词凝练、言近韵远等,均为后人写作提供了范式经验;李白其人其作具有传奇色彩,蕴含着诸多审美品质,如崇高美、悲剧美、自然美等,这些美的因素,贯通古今,契合今人的心理结构和审美追求。

在历代李白接受史上,李白其人其作的价值得到了多方位、多层面的挖掘,也愈发彰显出其价值内涵与社会影响的魅力所在。时至当代,如何充分开发李白文化的价值仍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或许,深度挖掘李白文化的旅游资源,当有功于文旅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或许,将李白文化资源应用于文化产业化发展,诸如影视剧创作、舞台演艺、动画文本创作、图书资源出版等,将有助于弘扬优

(下转第67页)

医疗、教育等方面中国也实施了很多项目,对非洲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还要加强与非洲在安全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必会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国家的建设,西方出现了攻击抹黑中非合作的论调。一些政客甚至称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地区影响力,使得非洲一些国家或地区陷入债务陷阱,危及这些国家主权和可持续发展。这种论调不仅没有历史根据,而且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非洲是否因中非合作而受益,要由非洲人民自己来回答。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倾听非洲声音,不能无端指责中国。

(三)进一步加强中非文化交流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我们要扩大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智库媒体、妇女青年等各界人员交往,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8]中国和非洲不仅仅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务实合作,也要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互鉴。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学生较为重视的国际语言是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语言学习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文化交流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在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因此,中非应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更好地做到民心相通,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参考文献:

- [1] 刘华. 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会谈[N]. 经济日报, 2015-06-10(01)
- [2] 王泰平. 新中国外交五十年(下)[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715
- [3] 崔巍.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N]. 光明日报, 2015-12-05(01)
- [4] 李志伟, 万宇, 吕强, 等.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18-08-06(03)
- [5] 张春宁, 蓝艺华, 朱鹤. 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J]. 国际经济合作, 2018(6): 60-67
- [6] 田伊霖, 武芳. 推进中非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考——2018年中非贸易状况分析及建议[J]. 国际贸易, 2019(6): 12-17
- [7] 张慧中, 杜尚泽, 裴广江, 等. 杂音干扰不了中非合作——非洲人士驳斥西方一些人抹黑中非合作论调[N]. 人民日报, 2018-09-05(07)
- [8]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9-04(03)

(责任编辑: 刘鑫)

(上接第54页)

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经济产值;或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认知李白文化之形、探究李白文化之神,对于培育思维方式、训练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创造精神、增进品德修养、促进人际沟通,进而提升文化自信力,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子昂. 陈子昂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 李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 王士禛. 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M]// 渔洋精华录集释: 上册. 李毓芙, 牟通, 李茂肃,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4] 庄周. 庄子今注今译[M]. 陈鼓应, 注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255
- [6] 蔡守湘.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9
- [7] 曾枣庄. 宋代序跋全编 6[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3631
- [8]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42

(责任编辑: 唐银辉)